

責任編輯：張旭健

翠袖乾坤 伍淑賢

偽教育

報載一則奇聞，說有港孩入童子軍營，導師人給個橙。港孩大哭，因未見過圓形的橙，不懂怎吃，堅持要吃家裡「已滅好，一瓣一瓣的橙」。

媒體拿這段新聞問學校回應，有校長說，對了，港孩的確給照顧得太周到，父母也太忙，沒時間教孩子生活技能，不如學校重辦家政科吧，可以讓港孩學做飯，必要時也懂得生火煮麵吃。不用明火還是有危險，就用電磁爐吧，安全又乾淨，家政室也要重新裝修過，環境要優美，港孩會喜歡的。

大家認為是港孩有問題，還是校長有問題呢？我看是「旗鼓相當」。港孩不用說了，校長那邊，是典型的「所有問題都能開班解決」的心態。不懂「滅」橙？開班。不懂煮飯？開班。不懂操作洗衣機？開班。不懂執床？開班。不止開班，還得有美輪美奐、一應齊全的教室，助理先準備好一切，港孩只需埋位，兩下子搞掂，算學懂了。

為甚麼生活技能，以至一切技能，都要在教室裡開班才能學習呢？為甚麼一定要從「有」到「有」，而不能教孩子從「無」到「有」呢？比如沒有電磁爐，就不能安全做飯？沒有靚廚房，就不能學煮食？不是傭人「滅」好，一瓣一瓣的，就不是橙？更奇的是，為甚麼父母忙，孩子就會不懂家務？不是正因為父母忙，不在家，孩子才應更懂家務？更早學曉家務？為甚麼會有這樣扭曲的邏輯？

說穿了就是因為外傭太便宜，我們社會漸次有了家務事職、孩子矜貴的感覺。既然三千多元可以買到全天候家務員，為甚麼要小孩浪費讀書練琴的時間去學煮飯洗碗？至於將來，孩子長大後只要賺多過三千多元，就請得起外傭，那即使孩子一輩子不懂煮飯，又有何干？很多父母確是這樣想。

所以解決港孩問題，只需把最低工資加到每小時六十元，再頒令外傭須按最低工資出糧，於是很多家庭被迫放棄外傭，到時飯不能不煮，地不能不掃，港孩問題迅速解決，誰還要上家政課！

琴台聚客 黃仲鳴

脂粉地獄

傑克的小說，不少涉及舞廳。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舞廳，貨賤者大都「守身如玉」，要「親香澤，除非有情，否則非大灑金錢不可；直到七、八十年代以後，進展到所謂「夜總會」，那才成為肉慾販賣場所。

傑克的《一曲秋心》，背景是抗戰前，展示了一個「舞場世界」，一個「有情」的世界。但這「世界」，對浮沉於此的鶯鶯燕燕，雖然大都陪客人飲飲酒，跳跳舞，傑克仍形容是「墮落場所，一「脂粉地獄」。

主角秦季子是大學文學系主任，又從事著述，堪稱才子，曾勸舞女張雪豔：「你的靈魂是純潔的，為了錢，為了缺乏教育，才會到這種地方來。然而，這種地方是脂粉地獄呀！一跌下去，便是萬丈深潭，超度極難，你要奉勸你的姊妹們，別貪虛榮，早登覺岸。你更要奉勸一些不一定生活上過不去的女子，別羨慕紅舞女有吃有穿有戴有玩，糊裡糊塗地把父母清白之身葬送在這身敗名裂的陷阱裡。」

當年的「脂粉地獄」，傑克描繪得很真切：「一位深明中國社會情形的外國朋友說：『外國人嫖妓作風兩樣，外國人嫖得很乾脆，一來便肉體結合，任你怎樣紅，付過代價，這若干時間內，便可估盡一切，中國人嫖得很糟，尤其像上海的長三堂子，香港的大藥老舉，以及舞場的一流舞女，她們倡的口號是『賣唱不賣身』，『賣舞不賣身』，所以在中國嫖妓，等於在外國談戀愛了。』」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坐郵輪遊聖地

希臘的雅典、帕特摩斯島、羅德島；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伯利恆、死海、海法；塞浦路斯的利馬索爾；土耳其的以弗所、庫沙達西、伊斯坦堡。要一口氣、舒適地、在十三天內遊玩這些地方，也惟有搭乘郵輪可以辦到！

若不是「以色列」這個既古亦新的國度，若不是「耶路撒冷」這個充滿聖經故事遺跡的地域，從沒想過會與一百八十多位來自香港、直接或間接認識的朋友，連同其他世界各地共一千二百人，同乘一艘「共遊」。

一切從網上傳來的一個電郵開始！自問不是郵輪遊客，卻忽然收到了這個「十三天耶路撒冷朝聖之旅（雅典—伊斯坦堡）」郵輪套票的宣傳電郵，深受行程景點吸引，加上價錢實在相宜，顧不了未覓夥伴，差點就即時上網報名了！

最後還是理智地做了一些資料搜集，十月底出發坐郵輪遊地中海，天氣如何？郵輪住宿設施、餐飲設施、康樂設施可合水嗎？遊玩地區可冇安全問題（尤其土耳其正與敘利亞有邊境衝突）？曾於十月底坐郵輪遊地中海的李前輩說：暑熱已過，天朗氣清，遊客漸減的十月底最宜遊地中海；曾搭乘過去年才下水的「遠洋號」郵輪當客艙太說：船上提供的臨海露台客房寬敞舒適（廁內還罕見的設有浴缸！）；餐館更是她搭乘過的郵輪中最出色的，還有多間特色餐廳任選；常溫暖水游泳池、健身室、水療按摩中心……

熟悉國際政事的大編輯說：你又不是去戰區，何需擔憂！

如此這般，好友共八人便報名去也；加上李前輩的呼朋引伴，浩浩蕩蕩的近二百名香港來客在雅典登船，同遊聖地。

秦季子和張雪豔確在「談戀愛」，一個窮書生，一個冰豔美人，正是一對才子佳人，這對才子佳人雖到了擺酒結婚的地步，卻遭一場疾病狂攻，秦季子自感不久於人世，毅然退婚，好夢始末諧。後來，他的病證實是庸醫誤診，服藥得愈，然病打驚，驚，亦無復合之心了。舞場是「脂粉地獄」，不少舞女墮落，也有被欺騙自殺的。張雪豔卻出於污泥而不染，但當要嫁與秦季子時，仍抱躊躇之心：「『雪豔道：『我自己愛上的人才嫁，當然不會後悔，可是將來有人會批評，你這姨太太是舞場出身的。你聽了豈不後悔嗎？』』秦季子毅然道：『你是愛上的人才嫁，我也是愛上的人才討，大家都無可後悔。至於說到你是舞場出身的，那在別人或許會成問題，在我是完全不成問題，莫說舞場，即使是妓院討回來的，只要是真情真義的結合，我決不怕誰人恥笑！』」

這種無視傳統禮教的態度，直追徐枕亞《玉梨魂》男主人翁與寡婦的戀愛。傑克寫來很蒼涼，很「偉大」。

《一曲秋心》描寫了這個「脂粉地獄」，真個入木三分。傑克雖力圖擺脫「鴛鴦蝴蝶派」的惡名，但從他戰後的作品來看，始終擺脫不了，脫不了，「鴛鴦」仍緊纏着部書。

香港抗戰前的舞場風光，盡見這部書。

從「家」到「國」——作家歷史感的轉換

無意中，同時在看張愛玲的《異鄉記》和王安憶的《妹頭》。

前本書是早幾個月前就買的，後一本是因為有王安憶的親筆簽名，賴着臉要來的。王安憶曾在一篇散文裡提到她上作協研修班的課時，無聊發作，在課上練習自己的簽名。因為《收穫》雜誌上需要作家的親筆字跡。她練習簽名的時候，另一個男作家還建議她如何彎鉤，如何在內斂和誇張之間平衡云云。所以我就更要這本親筆簽名本了。

看了兩天，簡直覺得王安憶是張愛玲的轉世，尤其《妹頭》後兩篇和《異鄉記》比較起來。兩本書是同時打開看的，有時候需要倒水泡茶泡咖啡什麼的，隨手放下了，再回頭撿起來，拿的卻是另一本，幾行之間，居然一時分辨不出來是哪一個人寫的。

雖然王安憶的小說和散文中，經常不惜墨墨地描述吃穿用行以及人的面相外表，但是感覺王安憶是一個和日常生活保持着距離的人，並沒有張愛玲的那種生活熱情。因為保持着距離，所以對生活的觀察和描寫就顯得理性了，人是在「外」的。比如她在《生死契闊，與子相悅》中描繪文革早期上海的「遺民們」在西餐社吃蛋糕，作為兒童的她，也在其間吃着，但是吃法不一樣。她是為了大快朵頤，別人是為了紀念一種做派；她滿足了口腹之慾，別人滿足了對舊上海「文明」的懷舊——所以這場「戲」，就像是新兒童王安憶在張望舊婦人張愛玲。不經意間，充滿了象徵意義，一個是新上海文革初期因物資匱乏而追求吃飽穿暖所以有希望的新兒童，一個則是舊上海沒有前途、腐氣沒落、通過在西餐社的知禮節來懷念過去倉廩實的舊遺民，恍如

攝製於1964年《霓虹燈下的哨兵》的一個小小註腳。

第一次看到王安憶也有刻薄的時候，不輸張愛玲——可是她的這種刻薄緣於理性觀察，所以沒有張愛玲的陰冷。她後兩篇寫的是作為她童年生活場景的淮海路，感情進去了，入戲了，就比小說《妹頭》好看了。

把王安憶放在張愛玲的陰影下，對王安憶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此的排列，是一種時間性序列，張愛玲在時間序列之前，寫出了「舊」上海；王安憶生也晚，在其後寫出了「新」上海。在《紀實和虛構》中，王安憶提到她當年坐在痰盂上跟著作為南下幹部的父母進入了上海——這是一種奇怪的「接收」儀式。但是張愛玲的舊上海畢竟過去了，「新」上海的歷史畢竟開始了。

張愛玲的《異鄉記》令人驚訝地展現出另外一個張愛玲，她對底層人有看法，但客觀不含偏見，並且深懷悲憫，大異《金鎖記》中的刻薄陰冷。她被推車伙摔出了車，摔到了地上，狼狽不堪的，先考慮的是別人的安危，而不是呵責車伙。這種素質，跟着舊上海一起遺落了，是現在的新中國人極度缺乏而需要善加培植的。她在這本書中時時展現出「中國情懷」，對沿途人物（比如流亡學生和士兵）與風景的點評顯示出對中國前途的擔憂。她在元宵節前夜觀看舞獅子的時候，發出了「中國人全民族的夢」的「嘆語」。一位鄉村人提到一位軍人問他喜歡中國兵還是日本兵，這位鄉村人不僅無法從軍裝上分清對方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也無法從國語上分辨出來，他回答，「我們老百姓苦啊，看見兵，不論是中國兵，日本兵，在我們也都是一樣的，只想能夠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這種回答，帶著狡獪，但在那種兵荒馬亂的時期，表現出了老百姓善良和簡單的願望。

擔，也變成了個人的負擔。這種出路，對於個人，實際上依然屬於「沒有出路」，個人被淹沒於「國」之下了。

經濟形態變了，因為「國」和「家」變了。「國」和「家」變了，作家們的歷史感也變了。過去「國」在「家」之後，現在「家」在「國」下，位次顛倒了。這種位次的顛倒，並不是簡單的，是以「國」對「家」的入侵並將之打散完成的。——這是中國完成「近代化」的殘酷進程。至於「現代化」，還是半途而。

古代中國的「家國」式，以帝王姓氏命名，一家一天下，一部《史記》是一本帝王家史。而作家的歷史感也偏重「家」，以「家」寫「史」，以「家」照「史」，比如《紅樓夢》和《金瓶梅》，以「家」的興衰起落顛沛反映「史」，張愛玲其實也如此。

到了現在，作家的歷史感偏重「國」了，這是王安憶和張愛玲的最大區別。她筆下的人物都是在「國」之籠罩下的命運顛簸，文筆氤染着舊上海的氣息，但是是「國」的。「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干擾、影響着「家」，《生死契闊，與子相悅》中寫了隱藏在淮海路上從舊時代進入到新中國的門戶森嚴的華麗家庭的坍塌頹敗。然而，王安憶不如張愛玲那麼看「空」，也就不那麼「荒涼」和沒有「出路」，她始終看「好」生命有自我修復的活力和能力。

其實現代中國作家的歷史感都偏重「國」，比如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偏重「國」，那麼作家筆下的人物就沒有過去的好看了。生活氣息變了，變淡了，變得失真了，無論是書中的人，還是現實中的作家本人。



王安憶

資料圖片

厭人貧自討沒趣

杜亦道 阿杜

報載有位高級女公務員結婚，發出在大酒店擺婚宴之請帖，帖上印明接帖賓客如果賀禮「一人情」少於五百港元的就希望不要來了。因為她擺酒的不是普通酒樓，也不是般三星以下的酒店，而是五星級以上之大酒店，你做客的封上五百元以下之「一人情」，她肯定會虧本，要求你加重賀禮，而「令你造成經濟困難，真不好意思，但我也不是開善堂。收帖的朋友們看見如此坦白之提點，不氣憤心頭就舒，除非是親密無間的富貴幫死黨好友，大多數朋友會採取「睇你都傻」的態度，如果是我定會反手一丟拋向垃圾桶，平日又沒特別交情又非受過你恩典大德，為何要花錢買難受，替你錦上添花？

請帖上如此提點擺到明是自討沒趣，你名正言順的「憎人富貴厭人貧」，我為甚麼要滿足你，我用五百元去吃香港仔魚蛋粉已不知多滿足，多享受，天下間真的有人如此勢利財迷心竅，被全世界人憎厭也是活該。亦由此看來人則不會被列不受歡迎出席，因為自退休以來，收到任何喜慶請帖，阿杜出席者必會送上千元賀禮，以前做宣傳總監時，薪高「手鬆」，做「一人情」慣了二、三千，如今則是千元本位，對得起自己之地位良心，若是交情不足，友誼度不夠就索性不理睬，我索性不來，等於宣布「本人已窮，不來替你湊這熱鬧」，難道你上門來叫陣要與我「開片」？我根本不瞧不起你，你自家如何發瘋，罵街也只是你的事，於人何干哉？

因此在網上說出「少於五百元人情的就希望不要來」之人，其收穫只有四個字，是一自討沒趣」。

開心快活人

思旋 思旋

壬辰龍年深秋初冬，世界大事接踵而來，掀起陣陣浪潮，有驚有喜，思緒起伏，不但對於國人而言，就算世界各地的政治焦點都在中共十八大會議的結果。中共最高領導人及其新班子最受關注。事關新領導人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未來經濟政策路向，其實直接牽動着環球經濟復甦和盛衰，可以說中國領導人塑造世界格局，當了火車頭大阿哥。

雖然，奧巴馬連任美國總統，然而，他旋即面對美國「財政懸崖」問題，內政部黨派及利益矛盾磨合考驗，有理由相信此消彼長下，中美實力和話語權必將拉近。中美關係亦將在矛盾中前進。政治方面複雜多變，一天也嫌長，同樣在經濟方面特別是金融市場，風高浪急，瞬間多變的形勢下，靈活貫通「走位」要快。上周一的港股恆生指數如火箭般飛升，當奧巴馬勝出後，「財政懸崖」問題被大炒作，上尾港股跌完可以再以跌。好消息是甚麼熱錢湧入等瞬間減速，美股是完兒。

講完政治與經濟兩大問題，上周一也有兩大喜事，為城中閭閻沖沖喜。緣定三生，對霍啟剛和郭晶晶這對金童玉女來說是最適合不過。俗語有云「七年之癢」，拍拍或結了婚七年的情侶，「七年」是一個考驗。而今霍啟剛和郭晶晶拍了八年拖，情花終結果。儘管八年間風風雨雨，惟久經考驗共偕連理可喜可賀，遺憾的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爺未能親自主持這世紀婚禮，惟相信泉下有知，霍爺爺一定龍顏大悅。番禺南沙是霍英東生前力主投資開發的地區，霍震霆這位新老爺在南沙大酒店設婚宴招待男、女家內地親友。地方所限當然邀請嘉賓有所規限。主人家為此而傷腦筋。殊不知，為婚慶最為煩痛的竟然是當地的公安人員。事關當晚是周六，霍家是番禺鄉親最尊敬的大戶，更何況新娘子是國家「跳水皇后」，擁護何止萬千。人山人海的鄉民旁觀世紀婚慶，誠世界新聞矣。周日晚，十一月十一日在香港會展中心大禮堂，霍家筵開一百五十席，冠蓋雲集不在話下，這一年來霍新老爺連子蓉笑臉常掛，而在當晚，他笑得更燦爛，難得見常帶點木訥的新老爺如脫胎換骨一樣變了開心快活人哩。

尋夢

淑梅 淑梅

本做市場策劃的ELANZ強調，餐廳並非社交，沒有任何資助，一切由零開始，堅持要有好食材、好位置、好管理，賺到錢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支持的人。雖然開步之時，聽盡不少閒言閒語，什麼沽名釣譽，她都堅忍下去，因為她明白日久見人心。

鄰壁簡約清新的咖啡店，侍應全是年輕人，必吃是下下脆的「士多啤梨拿破崙蛋糕」，中間填滿了我最愛的吉士醬，二十歲的老闆CARLIE在餐紙上印着一「夢」，不只是空想，黑板上展示了很多年輕人到世界各地、冰島、蒙古、老撾等地方旅遊兼做義工服務的圖片及資料，非常吸引。

原來科大畢業，放下會計專業，辦愛心雜誌的CARLIE，一直夢想搞咖啡店，再在店內籌辦推動年輕人尋夢的活動和展覽。數年前遇上丁維誌首位被訪者ELANZ，兩位愛心爆棚的人走在一起，互相感動，在ELANZ的支持下，意大利餐廳與咖啡店同時開幕啟市，在紅館有演唱會之時，這裡更旺，可惜，在CARLIE心中，一直有個未完的夢，爸媽尚未接受她所發的夢。

我在咖啡店的夢想卡片上，填上了我的夢：希望人人吃得飽，孩子快樂成長，PSCARLIE的父母早日前來光顧。